

山东当代作家文库(2)

相 知

云昊 著

长恒出版社

相知

云昊 著

长征出版社

山东当代作家文库 / 山东当代作家文库 / 山东当代作家文库

责任编辑:常 正 多 锦

封面设计:东 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知/云昊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1999

(山东当代作家文库)

ISBN 7—80015—555—2

I. 相…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228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普林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6 印张

15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全套(共 10 册)定价:180.00 元

单册定价: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野外地质生活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地质队的年轻人为主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初地质队年轻人的思想风貌,赞扬了野外地质队员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表现了地质队员们对理想的憧憬、爱情的追求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讴歌了现代地质工作者的高风亮节。

小说情节曲折,结构紧密、内容独特、可读性强,是近年来写野外地质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汽车沿着山路徐徐攀升，载着五名地质队的测量人员来到了山东胶东海边的一个石材矿区。

此时正值春天，满山遍野一片翠绿，小草青翠欲滴，树枝吐出了嫩叶，各色花儿竞相开放，点缀于绿色之间，交相辉映，争奇斗艳。

山顶一块平坦处，建有两排红瓦房，是县石材厂为矿山职工建造的宿舍。

汽车刚在红瓦房跟前停住，普查组的队员们便迎了出来，他们是先头部队，已来此工作半年多了，测量组这次前来，是为了配合他们工作，完成矿区的普查找矿任务。

普查组也由五人组成，五十多岁的刘师傅带领着四个年轻的大学生。因两个组人员总共才十人，所以也不用另设房间，男女队员便分别安排在普查组的男女宿舍内。

男宿舍内为迎接新成员的到来，床位早已摆好，方方正正的两间屋子里，靠墙一溜排了六张床，中间放两张桌子，供吃饭活动之用。

新来的两名女同志也搬进了女宿舍，原来晓岚和婷婷两人住着两间房子显得空荡荡的，这下子增加了两个人，满满当当的好不热闹。

李琳是普查组一个活泼好动的小伙子，他跑过来帮着新来的两位女同志安铺板，支蚊帐，摆桌椅，放木箱，又找来几个大钉子，砸到墙上，以供挂书包和其它物品用。等一切收拾停当，他已累得满头大汗，令新来的两位女同志十分感激，便赶快洗了块毛巾递给他擦汗，他连忙摆摆手：“不客气，不客气。”抹着汗走了出去。

新来的两名女同志，一个叫白丽，一个叫刘春燕，都是刚招来的工人。白丽属于高考落榜后考工考来的，春燕是个农村姑娘，父亲退休顶替来的。

春燕由农村来到工作岗位，已感到十分满意，自来到这儿就看她嘴角挂着笑，整理这，整理那的忙个不停。

白丽就不同了，从来这儿后，撅着嘴还没说一句话呢。因为，她对跑野外没有思想准备，原来她只听说地质队里的女同志全坐机关，没想到自己也被安排到了野外，在家娇生惯养的她，对跑野外可真是一百个不乐意啊。

晚上，白丽钻进蚊帐里拿起一本书翻看起来，春燕倒了杯水放在她床头的木箱上，掀起蚊帐，将头钻进来，笑嘻嘻的对白丽说：“水放在这儿，待会儿你喝啊。”

白丽拿眼瞟了瞟，“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满屋里看上去就数晓岚大了。其实晓岚和婷婷同岁，只不过婷婷爱说爱笑，人们都把她当小孩儿，所以显得晓岚是四个女孩子中的老大姐了。

晓岚主动自我介绍：“我叫肖晓岚，前年毕业分配来的。”她用手指一指婷婷说：“她叫王婷婷，也是前年分来的学生，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

春燕马上说：“我叫刘春燕，是顶替父亲来的。”

白丽也说道：“我叫白丽，招工招来的。”

“看上去，你们两个年龄都不大。”

“你猜猜看。”白丽说。

“我看白丽 19 岁，春燕 16 岁吧。”婷婷快嘴快舌地说道。

白丽和春燕都笑了，白丽说：“一个也没猜对，我今年 22 岁，春燕芳龄 18。”

“你不是今年高中毕业的吗？怎么会 22 岁呢？”婷婷纳闷地问

道。

“我不是今年才毕业的，我已经毕业快三年了，一直等待着有没有考干的机会，可等了两年也没等着，今年不想再等了，才参加了工作。没来这个单位之前，听说女的到地质队最舒服了，全都坐机关，没成想，刚参加工作，便分到了野外，又跑到这么远的山区来，真倒霉。”

晓岚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白丽的思想这么复杂呢，怪不得眼睛瞟瞟这儿，瞟瞟那儿，总感到不顺心似的。

婷婷是个性情开朗，口快心直，向来不知道忧愁的人，对白丽有这么多的思想她感到莫名其妙，以她自己的观点认为，就是什么工作让人最开心那就是好工作。于是便对白丽说：“你初来乍到，还没出去看看，等你爬过几次山，你就会喜欢上咱这工作了。往山顶一站，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你不知道眼界有多开阔呢。”

白丽却说：“再爬山我也不会喜欢这项工作，只能是越来越讨厌。”

“你还没干怎么就会讨厌呢？”

“因为我能想象到，这个工作肯定很辛苦。”

“辛苦什么呀，我觉得和逛公园差不多，而且观赏的是比公园还美的自然风光，远处的不说，就咱住的这地方就美不胜收。”

是啊，他们住的这地方确实很美，两排红瓦房建在半山腰的一块天然平地上，房子周围没有院墙，出门便是一片苹果园，嫩绿的叶儿挂满枝头。宿舍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正盛开着花的大杏树。再往上便是一道横着的山脉，山上长满了树木，满山一片翠绿。房子左边，是上山的大路，在大路到住处的拐弯处，是一个大水塘，大伙儿都把这个水塘称为湖，水塘里的水清澈见底，不满不溢，长年不干。房子右边是一片桃园，此时的桃花正含苞欲放，在刚冒出的黄绿色的桃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粉红。房子后面，便是一道垂直的悬崖，崖高差不多有 50 米，悬岩的石缝中，长满了生命力顽强

的树木，为这道悬岩披上了绿装。悬岩下便是果树和梯田汇成的绿海，在满山遍野浓浓的绿色中，两排红瓦房真可称之为万绿丛中一点红了。

无论婷婷怎样赞美野外风光，怎样解说野外工作的乐趣，却唤不起白丽的热情，仍见白丽懒懒地说：“在野山野岭上跑，怎么能与逛公园相提并论呢？公园里风景优雅，人也悠闲自得，那种情趣与上山干活是完全不同的。”

“哎——，只要你心情愉快，是完全一样的。”婷婷是个乐天派，她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天生不知忧愁。

白丽对婷婷的固执见解几乎有些恼怒了，她认为婷婷是在故意呕人，不由得脱口而出：“我的心情怎么会愉快呢？我本来就不想出来，更不愿意天天爬山！”

婷婷没看出白丽的恼怒，依然笑着说：“以后你和我在一起，保你天天愉快。”

白丽将嘴一撇，语调冷冷地说：“行！希望你的高涨情绪能感染我。”

几句来回话，白丽对婷婷产生了一种反感，她感到婷婷太幼稚，太狂热，虽是大学生，但在人生经验上却幼稚可笑。她很纳闷，心想：婷婷为什么对爬山不厌烦呢？女孩子本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啊，拿着大学牌子，却甘愿在这山沟沟里滚，真让人十二分的不理解，如果换上我是大学生，说什么我也要想办法进科研、设计单位，做体面的工作。

刘春燕的思想比白丽可单纯多了，她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仿佛来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五彩斑斓的世界，一切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十分新奇。婷婷刚才对白丽说的话，虽然对白丽一点作用没起，却把春燕的热情鼓动起来了，她高兴地对婷婷说：“婷婷姐，我喜欢爬山，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山呢，以后你领我爬山好了，天天爬都行。”

春燕很孩子气的话把婷婷说乐了，她高兴得拉住春燕的手说道：“行，我以后天天领你爬山，礼拜天也带你到山上去玩。”

“好！一言为定。”春燕高兴地拍手叫好。

白丽看一眼婷婷和春燕，觉得她们俩真像一对傻孩子，不由得低声嘟噜了一句：“半斤对八两。”一转脸望见晓岚坐在那儿正笑望着婷婷和春燕。心想：看来这也是个与山结缘的，不防探讨探讨她的思想。于是，便凑到晓岚跟前。

“晓岚姐，你看她们俩那个狂热劲，跟演戏差不多，不过我相信，她们这种热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温的。”

“根据什么呢？”晓岚望着白丽反问道。

“跑野外毕竟不是女同志能长期从事的工作，只不过表现一下自己而已，你说我说的对吗？”

晓岚笑着摇摇头说：“我觉得她们是真心喜欢地质工作的，就我本身而言，对地质工作也不讨厌，这决不是我在你跟前说漂亮话。当然，如果从贪图安逸的角度去看，地质工作苦，不值的干，但如果从科学角度看，地质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集考查、分析、研究于一体的知识密集型工作，仔细探讨，自有乐趣在其中。”

听了晓岚的话，白丽着实吃惊不小，她简直难以相信，像晓岚这样文雅的大学生，怎么也会喜欢地质这项工作？她摇摇头，叹息着：“哎！真可惜。”

晓岚问道：“可惜什么呀？”

“可惜你呗。”白丽说着望了晓岚一眼，继续说道：“说真的晓岚姐，你在这山里跑可真亏了，你这么文静、漂亮，活脱脱一个大学教授的风度，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也喜欢这项工作。”

白丽说完，看看晓岚不说话，接着又说：“晓岚姐，你应该想办法进科研单位。就凭你这相貌、文才，如果在大机关里工作，我敢说追求者恐怕不下一个排。”

满屋子的人都笑起来。真的，晓岚一点也没给白丽说错，她漂亮、聪明、文静，山川平原跑过不少地方，可一点儿不沾野性，哪个小伙儿若能追到晓岚可真算烧高香了。

今晚最高兴的要数春燕了，听着眼前的几位大姐谈东论西，简直开心极了。她觉得眼前这几位大姐是她长这么大见过的最有文化的人了，跟这样的大姐姐们在一起，日后自己也能变成文化人的。

第二天清早，春燕第一个起床，她提起水桶到食堂打来一桶水，自己洗漱完毕，一个人去外面走了走。等她回来的时候伙伴们也都起床了，春燕还记着昨天晚上婷婷给她的那份温情呢，她看到婷婷端起脸盆想去舀水，马上说：“婷婷姐我来帮你舀水。”说着，拿起茶缸就去舀水，由于太冒失了，“咚”的一声和正在舀水的白丽碰了个响头。春燕“哈哈”地笑起来，笑了一阵，抬头看看白丽，白丽却一点儿也没笑，手摸着头，正拿眼睛使劲盯她呢。春燕赶忙向白丽道歉：“对不起啊，白丽。”

白丽余怒未消：“对不起就算了，冒失鬼，还挺会讨好我呢！”

白丽生硬的话使春燕感到十分委屈，“你……”春燕话没说出来，眼里溢满了泪水。

“算了，算了，一点小事，别伤了和气。”婷婷赶忙替两人解围。

一场小风波，总算没起来。

二

办公室里挂满了图纸，普查组和测量组的同志正在对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着认真地分析研究，商讨着最佳工作方案。

该矿区属国内较大的石材矿之一，东西长 10 公里，模跨 5 个

山头，南北宽 1.5 公里，总面积 15 平方公里。

按领导的要求，年底必须提交地质普查报告。在此期间，测量组除了完成 15 平方公里的测图任务。还要协助地质组完成各项地质勘测任务，光地质点就得测几万个，勘探线就得测几十条。组内一共五个人，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任务之重，困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当两位老师傅把上级领导的要求说出后，年轻人摩拳擦掌，提出了响亮的口号：“苦战 300 天，坚决完成任务。”

按照工作部署，测量组要在协助地质组工作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测出地形图。

说干就干，测量组一行五人，在组长王师傅的带领下，全体出动，他们首先进行踏勘、选点，只见他们扛着旗杆、带着木橛、铁丝上山了。

王刚、刘山两个人年轻力壮，他们把标杆、铁丝全拿着，王师傅、白丽、春燕几乎是空手而行。

来到山上，他们首先选择通视效果好的地方做为定点目标，然后在选好的点上竖起花杆，挂起测量专用的红白小旗。才选好一个山的网点，时间已近中午，王师傅问大家累不累，是不是先回去，下午再来。

刘山却说：“最好忍耐一下，免得把时间白白耗费在路上。”

白丽、春燕也都同意接着干。

王刚把手一举：“我也同意，跟咱们的老牛较较劲。”他管刘山叫老牛，刘山也确实忠诚老实，任劳任怨，堪称工作上的老黄牛。

就这样，测量组的几个人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返回宿营地，一个个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特别是白丽，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而且还是崎岖不平的山路，直累的她两腿像坠了铅块，一步也不想再往前迈动了，等回到宿舍，她便一头钻进蚊帐里，春燕给她送过来一杯凉开水，她“咕咚咕咚”地一气喝干，才感觉舒服些了。随后她拿过食品盒，从里面掏出两块点心，侧着头吃着，她实在太

疲劳了，嘴里咬着还未吃完的半块点心便朦朦胧胧地睡去，这一觉竟睡到了晚上9点多。

白丽一觉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睁眼一看，电灯亮着，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她爬起来，发现不知是谁已替自己打好晚饭，放在床头柜子上。她吃完饭，洗了洗脚，仍很疲倦地往床上一躺，朦朦胧胧又想睡去。

门外响起了吱吱喳喳地说笑声，把白丽吵醒了，她知道同屋的姑娘们回来了。开门声和着说笑声一齐涌了进来，晓岚看到白丽醒了，关切地问道：“白丽，吃过饭没有？刚才我们开会去了，看你睡得正香，也没叫醒你。”

春燕一掀蚊帐将头钻进来，亲昵地拉着白丽的手兴奋地说：“明天可热闹了，刚才在会上说了，为了使我们尽快拿出图纸，让地质组帮我们一起干！”

望着由于兴奋而满脸放光的春燕，白丽没说话，一丝愁云掠过心头，她想：如果我能有春燕的体格和耐力，工作上也可以表现表现，可自己长得弱不禁风，又偏偏干上了这种耗体力的工作，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工作该怎么干下去呢？她踌躇了，辞掉工作不干吧，可现在招工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对这份到手的工作不忍心轻易丢掉，况且自己也是20多岁的人了，应该自食其力了。如果继续干下去，也实在吃不消，自己本来就讨厌爬山，讨厌野外工作，她向往城市生活，向往办公室的工作，她曾经不止一次的在脑海中勾画过未来工作的蓝图，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自己每日下班时从机关大楼里翩翩走出，然后蹬上自行车，长裙飘飘，车轮飞转，沿城市的林荫大道赶回家去的情景。可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自己的工作是与山打交道，是长年累月蹲山沟，一想到眼前的情景，她就感觉心灰意冷。

其实，人是没有吃不了的苦的，说是爬山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自然会逐渐感觉不累，最关键的问题是思想，是喜欢不

喜欢地质这项工作，像白丽她不愿意在野外工作，所以苦点累点自然想不通。

白丽闭着眼睛，样子像是睡熟了，其实不然，思维正以电流般的速度运行着，她想着调回城市的途径和办法，思前想后认为，回城的捷径是调回大队部，可现在没有理由，况且自己又是刚参加工作，也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她在冥冥苦想中入睡了。

次日，地质组人员全部出动，与测量人员一起兵分两路，进行选点、布网工作。

王师傅、刘师傅、白丽、李琳四人一组，在矿区主采区周围进行布网工作。

四个人来到开采区正要从开采区中心通过，突然山腰处响起了“嘟——嘟——”的哨声，随即有人高喊：“行人止步，要放炮了——！”

刘师傅立即招呼走在前面的李琳：“快回来，要放炮了。”

李琳听到喊，不但没回来，反而“嘻嘻”一笑，说了句：“你们看我的，炮响之前保证冲过去。”随即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向开采区对面跑去。

眼看就要跑过开采区了，只听“轰”的一声，炮响了，沉闷的炮声似滚雷从地底发出。一时间，大地颤动，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在滚滚黄尘中炸起的碎石块向四下落去。

待一切平静之后，摇旗的人从山腰处冒了出来，摇动了几下小黄旗，“嘟——嘟——”地响过一阵哨音，示意人们可以通行后，师徒三人才往对面走去。他们边走边有趣地议论着李琳刚才的冲刺劲头，突然，白丽发现了趴在地上的李琳，不禁惊叫起来：“哎呀，刘师傅，王师傅，你们看李琳怎么在地上趴着呢？”

这下可把刘师傅和王师傅吓坏了，他们急忙跑过去，刘师傅抱起李琳，边捶边喊：“李琳！李琳！你这是怎么啦？……快，白丽，看

看到底砸着那儿啦？”

白丽转着圈看了看说：“我看没砸着吧，当心啊刘师傅，这个李琳最会恶作剧，说不定现在就是装的呢。”

“白丽，你看看李琳现在这个样子，竟然还说这些，真不像话！”刘师傅真的恼火了，近乎吼叫般地训斥白丽。

白丽被刘师傅训了一顿，也真的害怕起来，她用手摇摇李琳，李琳一动不动，她突然想到用水喷脸能把人喷醒，便急忙拧开水壶递给刘师傅：“刘师傅，快！给他往脸上喷点水。”

刘师傅接过水壶，一摸还烫手呢，气得把眼一瞪：“你那是热水，难道还不知道吗？”

唉呀，真糊涂，出门时才灌的一壶热水还没凉呢，是啊，热水又怎好往脸上喷呢。

白丽转动着眼珠想着救人的办法，她突然眼睛一亮：“对了，刘师傅，掐人中。”

一句话提醒了刘师傅，他托起李琳，让王师傅掐李琳的人中。这时李琳突然张开两手，大声喊着：“两位师傅手下留情，千万别掐我人中。”

他这猛一喊，可把刘师傅吓愣了，两手一松，把个李琳“咕咚”一声扔在地上。

李琳躺在地上，冲白丽挤挤眼，看一眼愣神的两位师傅，“嘿嘿”地笑起来：“嘿……刘师傅、王师傅，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此时，两位师傅回过神来了。

“哎呀，李琳，你再调皮也不能拿死来吓师傅啊。刚才急的我心都快从嗓子里蹦出来了，没砸着就好，没砸着就好。”刘师傅说完，摘下眼镜擦擦眼，刚才把刘师傅的眼泪都给急出来了。

白丽笑着对刘师傅说：“我说他最会恶作剧了，这回你信了吧？”

刘师傅“嘻嘻”笑着点点头。

白丽回转身，冲着李琳吼道：“都是你，害得我挨训，你听到了，刚才刘师傅冲我多凶啊。”

一提起刘师傅刚才那个火，李琳坐在地上拍手拍腿地大笑起来。

刘师傅忙给白丽道歉：“对不起，刚才我也是急的没办法，若李琳真出个什么事，我可怎么交待啊？”

“我知道，刘师傅，你是怕他妈来给你要儿子吧。”

白丽的话把刘师傅和王师傅都说笑了，刘师傅边笑边弯腰捡起挎包、锤子，对两个年轻人说：“笑话到此为止，现在书归正传，出发！”

李琳应声答道：“好，我打头阵，把刚才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说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来，突然“哎哟”一声又倒了下去。

白丽急忙过来看，吃惊地叫起来：“刘师傅您看，李琳的袜子都给血浸透了。”

李琳这下还真害怕了，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问白丽：“白丽，快看看，到底砸到哪儿了？千万别砸破我的大动脉啊。”

三个人都被李琳说的啼笑皆非，白丽边笑边冲李琳说：“要是真砸破大动脉啊，这会儿可不是血浸袜子的事了，恐怕连脚也早给血泡起来了。”

给白丽这么一说，李琳又气壮如牛了，手往腿上一拍说：“只要砸不着大动脉，碰破几根毛细血管不算什么，照样还可以爬山，咱们走！”

刘师傅一把把他按住：“你今天的任务是休息，好好的休息，现在我派白丽把你扶回去，让矿上的大夫给你擦擦药，打打针。”

“不用，不用，不就是石头砸了一下吗？”

“新石头的边缘快如刀，这口子砸的不轻。回去让大夫打上破伤风针。”

不用打针，到前面地里用干净的土捂一捂就好，农村的老乡，哪儿碰破了，不都是用土捂一捂吗？”

看着两位师傅和白丽都在笑自己，又说：

“哎——你们别笑，刚才那石头要是落到头上，这会儿我可没法在这儿说笑话了。你们不知道啊，刚才我还没冲过开采区呢，炮就炸响了，我拼命的往前跑，我的神经感觉到有块石头从后面飞来，我急中生智，像青蛙那样往前一蹦，还没等我落地呢，就觉得脚脖子上给重重地砸了一下，当时我也真的给吓坏了，脑袋翁的一声，趴在地上没再起来，一直到你们来了。”李琳虎着两只小眼睛，绘声绘色地讲着。

刘师傅笑着拍了拍李琳的肩膀说：“精彩的场面过去了，现在该回去休息了吧，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以后千万别再冒这样的险了。”

李琳站起来说：“我可不去休息，这点小口子算啥？战场上，肠子掉出来用手捂着还可以继续往前冲呢。再说我平时壮得像头牛，一点儿小伤不碍事，走吧，继续上山。”

他真的一瘸一拐地朝前走了。

刘师傅看得出来，李琳是在咬着牙往前走的，每走一步，受伤的脚都要打颤，刘师傅冲他的背后大喊一声：“李琳！”

李琳嘎然止步，回转身，茫然地望着刘师傅。

刘师傅大声说：“我命令你立刻回驻地。”

这下李琳不敢再坚持了，一瘸一拐地向驻地走去。

王师傅吩咐白丽搀扶李琳回去，两位老师傅继续上山工作。

白丽扶着李琳回到驻地，又找来卫生员为李琳进行了包扎。

卫生员走后，白丽为李琳倒了杯开水，又照顾李琳服上药，然后让李琳坐在床上休息。

李琳天性好动，突然静下来，倒觉得浑身不自在，他叹了口气

说：“早知如此，真不该硬往前冲，这下可好了，坐在这儿干熬时间，真难受。”

听他发牢骚，白丽劝慰着：“啥难受不难受的，叫我说，受点伤换来了理所当然的休息，值得。”

“哎哟——，你还是少挖苦我吧，我可不想这样休息。”

“这有什么不好，免去了爬山的辛苦。说真的，今天我能休息，也得谢谢你呢，我现在想到爬山就头疼，你不知道，昨天的疲劳还未消除，若今天再接着爬一天山，我可真吃不消了。”

白丽满脸布满愁云，眼中噙着泪水。李琳不禁同情起白丽来，他安慰白丽说：“我知道你体质弱，今后只要咱们一起上山，我就多出点儿这样的小插曲，让你多在家休息几次。”

听着李琳那憨实憨实的话，白丽含着感激的神情，苦苦地笑了。

三

由于上级部门对这个矿区的找矿报告要的紧，完成矿区的地形测图任务更是当务之急，所以测量组刚搞完座标计算，便全部投入了测图工作。

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去东山测地形。东山，是矿区最东面的一座山，从驻地绕到此山，少说也有十几里山路。

全班人员来到东山脚下，准备从大山沟的东面测起。

这个大山沟，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峰，从山脚下往上看去，又高又陡，灌木丛密密麻麻，山坡上长满了野豆、酸枣树。白丽一看，心里直打怵，心想：这要爬上爬下的一天，不只是脚上打几个泡的问题，人也得累成死猪一般。

王师傅似乎看出了白丽的心思，出乎白丽的意料，竟安排她坐